

木刻藝術在中國，曾經被稱為新興藝術。其實，木刻的祖國原來就是中國。所以，這種藝術被提倡，最多可以稱為「復活」，而不能叫做「新興」。可惜我們數十年來的木刻運動，並不會達到一般人的願望。反使木刻的祖國，倒落人後，這是值得大家迎頭直道。

抗戰時期，曾使木刻發達一時，追其原因：是大後方需要大量的宣傳品，但印刷術的不健全，反使木刻藝術，大展身手，它可以由政工人員，隨刻隨印，隨印隨貼。尤其是在農曆新年期間，木刻成為宣傳形式，最有效的工具，原因是木刻作品，充滿純厚民間風味，具有高度古樸美，並有強烈的鄉土氣息，它含著無窮的民族精神與思想，使欣賞者歡悅喜愛，而欣賞之餘，不禁悠然神往。因為那時期的民間年畫，買不到印刷複製品，政工人員用木刻排印，在大年除夕，即逐戶張貼，民間百姓在新年早晨，一打開大門，就看見銀粉敷彩的「神荼」「鬱壘」「天官賜福」的木刻門神。那門神和門口一對春聯，使家門顯得生氣得多了，家家戶戶是一片鮮紅，正所謂萬紫千紅的景象，在春回大地上，相為呼應，實在是太吉祥了。

目下在中國，對木刻感到興趣的人很多，而有志學習木刻者亦不少。可惜的是默默在努力的工作者，太不易找到參考材料。有的想到，失去基本指導，使愛刻者無從刻起，刻了又沒什麼參考材料，一本外國版本木刻集，從外國買回，起碼在十幾元美金，事實上，不能讓我們辦得到。而想對中國古代木刻精華吸收一點，但收藏有限，發揚自己古有藝術，又不知從何談起。

因此，筆者希望這篇文章能引起，愛好者的注意，從而群起提倡，使這門藝術，在寶島上發芽茁長起來。

有人說「木刻」和「版畫」混為一談，其實這是有距離的。版畫(Gravure)是利用金屬、木材、石版等材料，在平面上加以繪畫、雕刻，或利用化學的腐蝕液，將它製成平版、凹版或凸版，然後用油墨、紙、印刷出來。平常我們稱版畫，它包括了……木刻、石刻、銅刻、紙刻、絲印、磚刻……等等。所以木刻只是版畫中的一項。而它是今日版畫界上，較受人歡迎，成績也最可觀的。

通常木刻的種類，可分為「木口木刻」和「木紋木刻」二種。「木口木刻」是歐洲中世紀的產物。當寫真版尚未發明之前，宗教圖畫、書籍插圖、

漫談木刻

· 何恭上 ·

紙幣、郵票上的圖案，幾乎都是用「木口木刻」刻成的。所以有人稱「木口木刻」為西洋木刻，「木口木刻」刀具上的功臣，是一支排刀和針尖。一刀刻過去，有六、七條細緻而整齊的刀紋。看起來，畫面線條有無比的細緻精美，富於詩意，令人有悅目爽心之特殊感觸。(請參閱西徐亞神話的插畫)

「木紋木刻」則起自中國，早期的木紋木刻，是民間線條木刻，因為木板粗糙而鬆脆，所表現的作品，多粗壯有力，強烈而堅毅的性格。中國「木紋木刻」，到了抗戰時期，就赴進繪畫的領域，因為從那時起，它強調透視、明暗，解剖等等繪畫原理。

我覺得對「木口木刻」「木紋木刻」只要知道其形式上的差別就可。最主要仍在于「木刻創作」。在現在世界木刻家中，都走向創作的路線；例如日本平塚進一的木刻，則在木版情趣上去表現木味，而且儘力表現日本本身民族風格。(請參閱城)。西班牙現代繪畫之父畢加索的木刻，則在保持木刻與素描的積壘，結實而有力，情趣昂然。(請參閱亞里斯多德揮圖)。美國當代女木刻家阿格士，瑪利亞派克，則在鋼刻的堅而細特殊意味上，尋求創作途徑，他給人一種特殊清爽之感(請參閱輓歌)

法國繪畫巨擘魯奧，則在油畫韻味上表現，也獨樹一格，別有風味。(請參閱魯奧自畫像)荷蘭亞述揚則在黑白強烈對照下，點與線的交錯佈置，使得畫面發生可愛的圖案裝飾趣味。這種效果和其他又當別趣。近幾年來，自由中國木刻家，也有很多從我國甲骨文及金石等方面發掘技巧，表現出中國民族原始精神的藝術，這是非常對的創作路線。(參閱楊英風浸種的藝術，這是非常對的創作題材，(參閱牧羊神))

……我們很希望，不久將來，能看到更多，更豐富，具有中華民族形式木刻，在寶島繁植並茁壯。

進行木刻的工作，是很簡單，而且省錢。通常木刻所使用的刀子計分兩類：木口木刻——以排線刀為主，分三線、五線、七線不等，是利用它來刻精線的線條，其餘是大小不同的圓口及針狀的刀子。木紋木刻——所用的刀子分單刃，雙刃，平刃，斜口，大圓口，大圓口，三稜刀等幾種，用它來刻比較粗壯一些的線條。木口木刻刀在臺灣現在仍買不到，木紋木刻一般五金行都有售。

其餘的用具，計需：磨石(用來磨刀尖)，砂紙(用來把鋸開的木板磨到平滑)、油轆(用來試印已刻好之圖片)，墨盒(用來調油墨)，硬毛刷(用來把刻好的板刷得更美麗一些)。

木刻所用的木材，歐洲所慣常採用的「木口木刻」是黃楊木，在東方，這種木比較難覓，有一種黃檀樹可以代替，只是木質比較粗一點而已。平常我們能找到的，如白桃、梨木、茶木等，均可適用。太凡採用木板，必須等木板風乾然後使用，才不致刻好以後圖畫會變形的。但現在有很多人，不一定按照什麼木頭，相反皆看自己「題材」，應適什麼表現它，例如支離破碎戰後場面，用硬底板是非常適當，而精舊美麗的花，則非硬木板，其他就不便表現。所以木板，應以題材而定。

木刻的開始，必須立下一個觀念，這觀念便是以刀代筆，以板代紙，然後進行。一般人繪製草圖，多數是先在紙上打起確實稿底，然後以複寫紙反印在木板上，始按圖下刀。比較直接的方法是在木板上用鉛筆打下反手的草圖，然後在板上加刻，並且隨時小心修正草圖的毛病。

木刻的構圖，和繪畫的原理一樣，所不同的應是利用木刻的特點去發揮它的長處。通常易于表現它的特色的方法，就是採取陰重陽輕法，亦即所謂低調構圖法，落刀簡單，而光暗力的表現極強。其次是陰陽並重法，即是把黑和白所佔的面積相等，這種表現，處理得不當時容易顯得平淡，而失却了木刻的意味，有的人喜歡陽重陰輕法，因人見之，各有各好。

套色木刻，方法也簡單，那是分圖配置，把一張圖拆散，刻成二幅、三幅、四幅不等，配起來仍然是一幅的彩色圖，這種做法，在印刷技術進步的今天，照例說，是多餘的玩藝，其實木刻的套色木刻，仍然有它保持優點，因為經過木板套成，色彩平面上，呈現木板紋線，這是別的複製印刷所不能達成。

四

木刻和金石，在藝術的領域中，血緣很近，可以放在一起討論。金石是我國藝術中的特色之一，書法用筆，金石用刀，本來也出自一源。而木刻在過去，不能「名」家，原因是在刻的人和畫的人分工了，有的時候，拓印的人和刻的人也不是一人。所以，向來大家認為金石是獨立藝術，而木刻則是匠人的事，不為人所重視。

西洋人，現在除木刻外，屬於版畫類，也有很多新興種類：例如銅版鏤刻，蝕刻，石版，及絲印。

目前西洋畫家的版畫，木板的刻或印刷，都是由作者自畫、自刻、自印——甚至逐張簽名，標明第幾號等等——毫無含糊。例如里卡索的木刻，第一張拓印的，約需美金五萬元，但第五十幅，大約只有三萬元了。平常里卡索的版畫，大約只印五十張，就不再印了，這是有利他的聲譽。日本當代傑出名木刻家棟方志功，在前三年還是落泊潦倒生活的窮畫家，但前二年，一幅「人、面」參加聖保羅的雙年季展，得到版畫組第一名，從此聲譽鵲起，

生活因之改觀，這二年來，日本出版界爭相出版他的木刻，現計共有七本單行本，價值最昂，要算讀賣新聞所出版「棟方志功的版畫」，一本日幣一萬二千元，約臺幣一千二百元，全本一巨冊，用草蓮紙精印，外加厚封面，美奧美倫。但最近棟方志功的木刻，聽說不太值錢，原因是他蓋印濫賣，不像里卡索那樣謹慎。因為有限制的「拓本」，才能引起出版商或收藏家們，更加慎重將事。

這些點，是許多初學木刻的人，所必需知道的。

五

目下是一個需求大量廉價美術品的時代。美國人用塑膠模仿漢玉，維妙維肖，每件不過幾十元臺幣。他們又利用高度精巧的彩色攝影印刷術，製出一張和原圖差不多同樣大小的複印品，像梵高的「向日葵」，米勒的「拾穗」，售價只不過美金幾元。

然而，這些終是「贗品」，是機械的產物。

因此，木刻藝術，在今日歐美各國大行其道的時候，就不難明白了。絲印(Berlin)和原版木刻，一圖至少可以有二十張「拓本」，張張都是原作，又有作者的簽名。而售價每幅也差不多十元左右，而這對畫家並不吃虧。因為他可能有二十個顧客，個個都能得到原作而所花不過十元，而畫家的總收入却是二百美元。

在英美，有獨立的只售版刻的畫廊，在世界性的定期版畫刊物，有大規模的版畫展覽，甚至有旅行全球參觀版刻收藏的旅行社……當然，更有專授版畫的美術學校，有極負盛名的版畫插圖家，有專印用版畫插圖的文學名著的出版商。

國際性木刻展覽，計有「威尼斯的國際版畫展」、「南美聖保羅國際畫展」、「日本東京國際版畫展」這是匯集世界當代名木刻家作品，其展出之作，皆佼佼驚人，這裡所附，二張去年日本東京國際展上二幅得獎作「荳貝羅奈物像」、「群生之柵」，我們可以看出，和過去古典木刻，又是兩回事。

六

木刻作品的好壞，基本決定於造型，塑造形象同時是內容問題，也是風格和形式問題。每個木刻家的單色木刻的風格，固然和他的取材和作品主題都有密切關係，但同時也是通過構圖、黑白、刀法等表現方法形成的。

如果把中國的新興木刻，從最新的作品到現在加以研究，就會發現它的發展過程是很複雜的，從內容上說，是取材的日趨廣泛，與思想內容的日益深刻。從形式上說，是表現技巧的日益熟練，風格的日趨多樣與形式的日益民族化。